

通

三朝北盟會編五十六之六十

靖康中帙

第五十六卷

起靖康元年九月十九日壬午盡二十一日甲申

第五十七卷

起靖康元年十月二日甲午盡十日壬寅

第五十八卷

起靖康元年十月十七日巳酉盡十八日庚戌

第五十九卷

起靖康元年十月二十四日丙辰盡二十九日辛酉

第六十卷

起靖康元年十月二十九日辛酉盡其日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六

靖康中帙三十一

起靖康元年九月十九日
壬午盡二十一日甲申

李綱落職依舊宮觀

又臣寮上言竊見昨者金人圍守太原久而未解知樞密院
李綱出總元戎賊勘定寇攘兵甲非不多也辟至為屬官凡七
十八員抽差人吏凡六十七名能否不辨幕府紛然軍政出
於多門臨時漫無成算偏裨不知稟令士卒自相殘踐以守
則不攻而潰以戰則未闕而遜斬將不闕主帥生擒則非虜
人兵卒逃散金帛散失綱既告罷其屬官或託故差出或隨

次行有題街

逐前來各帶券曆不廢請給所謂法度紀律一切無有以此
行師欲決勝臣未之聞也大師自當親臨戰陣以護諸將決
求成功綱坐懷州去軍前凡數百里緩急何以及事其幕府
參議機宜管廟文字廟當公事等官員數猥衆又多晚進後
生綱傲然畧不咨問其所與親密朝夕不相捨者惟鄒柄張
牧而已自餘僚屬將佐唯晨夕一揖而退若有所建明須先
禱柄牧為之傳導然後得見故人多怨卒以無功而敗事况
鄒柄張牧白身得官何嘗知軍旅之事綱數十萬之衆而決
謀於此二人可謂踈謬之甚間綱初欲過隆德柄牧力爭不
得徃及軍勢稍沮遽督將諸士卒忿怒下情不通十羊九牧

無所適從太原不守數日矣綱在軍中尚不知得何以望其
能先事而料敵哉誤國損威莫此為甚觀文峻隆宮祠優游
非所宜得願賜黜奪以協師言若鄒柄張牧贊佐誤事亦當
追奪前命以明國威以肅軍政奉聖旨李綱落職依已得指
揮差提舉杭州洞霄宮鄒柄張牧並罷見任令別注授差遣
又言竊見李綱天資躁輕濟以凶愎地位尊崇恥於咨訪辟
置幕府皆一時趨附之儉人選用裨佐多平日敗亡之冗士
圖事揆策既非所長料敵應變又其所短淹留累月糜費國
用不可貲計卒不能解太原之圍若不究正其罪而顯黜之
則非所以定國是也然綱強辯似智敢為似勇竊主威以交

群枉違公道以市私恩故一時小人喜為稱譽每綱之敗則歸咎以賈衆怨蚩之民輕信易動綱之姦詐何由盡知若不明數其罪而播告之則非所以孚庶聽也臣按綱之罪未易悉陳請為陛下言其大者上皇獨決大議傳位陛下蔡攸乃詭傳上皇之命謂吳敏有建請之功峻加柄用以庇蔡氏之宗敏固已不勝誅矣綱於陛下龍飛之後乃引敏以為證奏疏云臣與吳敏力建大策贊成內禪綱之欺天罔上抑又甚矣綱之罪一也今春虜騎至城下陛下屈已為民以講和好使都邑之民輸金帛以助國蓋非得已執政王孝迪庸闇無狀揭大榜於通衢肆為乖謬不可施行之論臺諫連章奏

列陛下即罷輸納或命以官或以官折還原價綱乃掠人主之美使行營司收榜曾不知出於陛下也故綱之罷其徒唱之市井無賴千百為群白晝縱殺幾至敗事綱之罪二也陛下使降親征之詔燕越兩王上表固請從臣言官亦皆奏疏乞罷親征嚴都城守禦雖敗嚴武帥亦以為言綱之又言謂躬述利害回鑿輿之行陛下俯順群情豈獨綱之力哉欺愚惑衆妄自夸耀綱之罪三也迨西師四集种師道之謀與諸將駐兵郊外虜營寢惧若綱稍加持重從師道之謀絕其抄掠徐為後圖豈有平仲喪師之禍平仲之戰綱寔使之輕舉妄發誤國大計猶復肆為狂誕之言瀆亂朝聽綱之罪四也

蔡京奔去君父逃於拱州遣人以奏牘抵綱使之請對綱輒
 敢為京敷奏京亦恃綱在朝遽至國門以俟召命顯庇元惡
 輕負國恩綱之罪五也蔡攸建議請上皇為渡江之計日諱姦
 言離間兩宮遣其黨宋暎傳導語言狂率不遜神人共憤攸
 既以罪斥綱被詔奉迎上皇乃請以攸為行宮副使欲使入
 朝都邑震恐既又以攸有扈從之功力為營救綱之罪六也
 攸在丹陽綱自園城中通書至為庾詞云不敢渝信又有太
 師鈞侯甚安此中不輟通問之語時京在占雲館也其披寫
 腹心親密無間一至於此綱之罪七也於丐去之章妄云奉
 使而兩宮協和上皇之於陛下陛下之奉上皇天性至愛本

無纖毫之間綱安得此語哉綱之罪八也綱任為元帥偃蹇
 違命輒取陛下除授兵部侍郎以後告勅繳納朝廷畧無顧
 憚綱之罪九也綱自起總行營專主用兵近者乃復請卑辭
 厚幣以講和又請親降手詔棄太原於度外綱之罪十也今
 夷狄憑陵國威未振綱之誤朝致寇喪師辱命與夫懷諛黨
 惡之罪已條具于前矣伏望陛下奮乾剛之斷御離照之明
 處以散秩竄之遐方以伸邦憲仍乞特降詔旨布告中外以
 肅軍聽

李綱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

又上言臣聞人臣之罪莫大於貪天之功竊人之材猶謂之

盜臣竊觀李綱劄子稱上皇厭萬幾之煩欲授聖子意未有
發臣與少宰吳敏力建大策贊成內禪臣伏觀上皇以神器
授陛下蓋知天命人心有所歸屬奮然獨斷豈假人謀此帝
堯舜德之事當時蔡攸出入禁中刺得密旨報吳敏李綱欲
使二人進用為已肘腋吳敏時權直學士院身在翰林故其
議先達綱為太常少卿疎外無由以進而綱遂懷此劄子諸
路示士大夫無不見之所論三事內禪乃其一也其詞引
唐睿宗始立為皇帝復為皇嗣居宮事縉紳見者莫不駭愕
罪綱失言由是言之綱豈知上皇聖意哉徒得攸言猶未敢
信且首尾兩端今乃敢明言上皇之意未有所發與敏力建

大策則是誣上皇而欺陛下豈非所謂貪天功以為己力乎
臣聞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人臣之義也唐儒言戴至德無異
才惟能歸善於君為時所服若綱則不然劄子又曰歲首上
皇南幸淮浙群臣亦有勸陛下為避狄之計者又臣躬述利
害回輦輿之行為固守之計臣竊謂固守都城兵民之心也
陛下因人心而却南幸之議綱何與焉使綱嘗言之亦大臣
獻替之常事何必高自稱譽耶綱又有劄子曰傳檄而三鎮
堅守奉使而兩宮協和臣竊謂綱之傳檄必得陛下聖旨非
假聖旨其誰肯從綱乃自以為功何也上皇北歸乃其本心
陛下遣近臣祇迓禮意曲備兩宮未嘗不和綱乃以為協和

兩宮何也此以善自予以過歸君人臣之義當如是乎綱以是數者平居叫呼街曜要譽於流俗於奏表中時發不遜語自比其功於張良劉幽求裴度李泌流俗無以為然遂以為真國柱石也大率綱之為人高言誕計足以欺惑愚衆今春虜人頓兵城下而綱領行營司及京城守禦司屢聲言破賊都人遭圍閉之久莫不喜之使應援姚平仲卒無尺寸之功而國受莫大之辱流俗猶信綱以為能用兵蓋其誕妄足以惑之也方虜人邀索金銀朝廷根括民間以足其數時王孝迪為中書侍郎獨主其事揭榜立禁有四盡之語民甚苦之臺諫交爭論列朝廷遂罷根括而民間未知綱乃乘馬徧歷

京城自收其榜使百姓歸息於已又使妄言無行之徒如馮檝陳公輔輩稱功頌德奔走掄揚以窺流俗之譽遂率輦俗叩閭喧譟以劫持人主成其私計於是已罷而復用推原其心罪不容誅為臣之義可如是乎宣撫河東略無經畫肆意妄作督諸將決戰數路敗衄使太原失守陛下因其乞罷遂與揚州今又宮祠原其罪狀此為寬恩而流俗紛，謂綱於國有功不宜開廢此浮言妄議固不足恤然朝廷退斥大臣當暴白其罪於天下使人洞然不疑則浮言自熄誰不信服臣愚伏望陛下特降睿旨以綱之罪大正典刑報行臣章以解流俗之弊奉聖旨李綱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

置

李綱再責寧江軍安置

綱上書辯雪再責寧江軍安置

許翰落職官祠

臣寮上言竊聞昨者出師河東大將种師中全軍陷沒兵威
判歟太原之圍卒不能解仰貽睿聖宵旰之憂益壯戎虜憑
陵之勢忠義之士憤懣切齒曾不知本兵之地寔有以致之
也師中老成持重號為名將練達虜情洞曉軍律擁救萬之
衆出援孤城所當料敵制勝臨機應變以圖萬全之利必不
輕舉妄發以僥倖速戰之功也同知樞密院事許翰怯懦寡

謀而好談兵輒以逗撓不進移文督責使之出師以贖過師
中素剛不受迫促翰從中制之所不能忍忘其萬死以決一
戰卒至敗績陛下雖已錄其盡忠然師中齎恨地下而翰之
罪曾未暴白臣寔惑之使翰百輩在朝何所補而失一師中
所繫甚重謹按翰終始蔡京之門指天誓日結為死黨陛下
踐祚之初首叨除名為御史中丞未嘗一言以及京攸之惡
每復平日私讐聞者莫不憤疾首薦蔡氏族壻陳求道為臺
屬求道以告訐得罪雖陛下灼見其姦不復用然士論尤為
之不平蠲遷樞府方艱難多事之時移病謁告累月不出今
者尚以延康秘職出殿近藩且翰在言路則黨惡庇姦以欺

君在樞府則妄作生事以誤國迹其罪狀夫豈勝誅伏望睿
斷重賜竄斥以為懷姦罔上之戒少贖師中將士九泉之冤
取進止奉聖旨許翰落職與宮祠

許翰之進李綱所薦也太原之役翰督姚古种師中進兵解

圍李綱之行辟屬官多碌碌之人然才者十得三四耳亦未

嘗聞邊事劉韜沈瑄王以寧折彥質裴廩以知兵稱其寔能

兵者誰也惟劉韜當遼州折彥質屯汾州王以寧督戰過文

水此能効力者其他不過供文字備差使點檢而已如何大

圭輕薄子何足置之幕下議者謂綱意廣才疎知人之鑑不

甚明翰每右之師中敗綱出并翰罷

林泉野記曰許翰字崧老洪州人進士中第宣和中為給事

中言高^晉入貢奢侈之事出知亳州後提舉杭州洞霄宮靖康

初以李綱薦召為御史中言蔡京童貫蔡攸皆坐責俄同知

樞密院金人邀求三鎮翰言三鎮棄則京師不可都而天下

危矣不宜許乃薦种師道宿將可用又請誅蔡京童貫王黼

朱勔楊戩李彥孟昌齡等家族并推治門生黨與上不允翰

嘗督姚古种師中兵進解太原之圍及李綱黜并罷翰

金人遣王芮來索三關地

遺史曰太原既陷金人使王芮持右副元帥翰離不書必欲

割三鎮之地以謂一鎮既得兩鎮不可不割又誘說執政曰

三朝正史卷八
八
大金地廣非欲固得三鎮但朝廷既以許之不宜背約使南朝能以三鎮賂大金大金必不受以全和好然信義者隣國之寶豈可去之使金人以失信責南朝提兵再來則何以禦得^芮詭辭蔓衍指天地為誓而縱其說耿南仲以為然上念太原之失重惜河朔兩鎮為畿甸之垣屏乃通好於韓離不許以金幣寶貨以贖兩鎮命將作少監王及之為國信使以禮遣^芮還

賜蔡攸自盡

中興姓氏姦邪錄曰蔡攸字居安京之長子也長於柔佞諂諛自幼出入宮禁與內侍無異專為優伶之態上宴飲或丙

夜乃出累加宣和殿學士深結內侍以固寵薦引門人劉僎韓駒吳敏輩數十人皆為禁從其妻黨宋喬年宋暎宋昞等皆因攸為侍從要職宣和四年為河北安撫副使從童貫收燕山府略無措畫惟拱手奉貫而已五年師還除知樞密院事加大保燕國公日夜侍^上及諸內侍遊宴賜大第與京門相對權勢尤重於京故京復忌之攸復譖京使之致仕其家為復道曲河暗通禁中邀上每私幸其地第連夜不止僥倖者以一見得為天人大金入寇攸蔽匿告急之奏皆不以聞故兵勢遂熾後聞大金逼乃隨徽宗南幸靖康初臣寮言其罪責授大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再責潯州雷州臣寮再言

其罪移竄海外遂賜死時年五十

國史後補曰伯氏魯公之長子又所最愛當元符初官裁造

院上為端邸時每退朝出內北門伯氏適來趨院必下馬拱

立門首以候上過而後退上詢為何人左右曰蔡承旨衙內

也繇是上心善之其後常以為言况憑藉家世遭逢異寵又

如此若皆使其稍加修飭則宰相三公不屬他人矣亦何必作為

談媒用盪上心依恃婦人破懷骨月至違背天性上孤恩紀

上既睿明晚在宮中反笑謂左右蔡六詎應為宰相耶是徒

為時主所窺凡所勞心不亦惜乎

二十一日甲申標童貫首榜示開封府

監察御史張激奏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前來廣南路諱

當公事臣於七月二十九日出門八月一日起發連夜蹉程

及沿路密切根逐前去至八月二十二日到南雄州已遵依

聖旨處分各已施行了畢別無疎虞及具奏聞去訖臣契勘

廣南與嶺南接連地氣炎熱兼今即秋暑方壯自南雄州至

京計三千五百餘里五十二程委是地里遙遠今來臣所諱

當事竊慮或有變動雖已用水銀等養浸固護兼程齎管前

去赴闕外奏聞事九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檢坐前後

臣察言章并張激所奏令開封府文字於市曹要關處出榜

示標首臣察上言臣切見近遣監察御史張激前去廣南取

童首級仍降臣寮章疏并聖旨列其十罪元惡大憝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梟首通衢孰不欣快昔舜誅四凶而天下咸服
 孟刑人與衆棄之也臣愚欲乞將前降言章并所列十罪播
 告天下使四方萬里之外咸得聞知既足釋百姓憤怒之心
 又可名和氣而攘夷狄取進止九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
 旨依擬檢坐列^到十罪言章指揮下項一承靖康元年九月二
 十三日檢會臣僚上章第一章責授左衛上將軍追廣陽郡
 王豫國公致仕池州居住第二章同上第三章移郴州安置
 第四章吉陽軍安置第五章臣契勘前後臣寮論列童貫罪
 惡非一理合誅夷陛下仁慈未欲置之死地從輕貶竄於貫

恩德厚矣臣訪聞貫尚遲回方命不即就道今來朝廷使
 奉迎^上皇竊慮貫稔惡弗悛規免謫命尚欲僥倖還朝緣貫
 姦凶久著軍民怨憤欲食其肉近者金人犯城逾四十日民
 庶不堪圍閉之久叩關^乞歸罪宦官毆擊而死者十數輩
 貫若復入都城切恐別生致事兼前此陛下嘗降指揮令貫
 守禦京城乃敢盡室南奔官為太師寵極王爵去國之更不
 朝辭揆其情寔殊無人臣之義也兼已罷宣撫司職事却復
 擁精兵自衛按春秋法是謂叛逆罪惡如此若不重寘典刑
 何以厭服衆望陛下斷自淵衷更賜黜責施行仍降睿旨
 令開封府多差得力使臣管押前去至貶所取進止又第六

第七章惟陛下思夷狄侵辱之變寔生於貫致上皇前日之播越軫陛下父子之情肅即今日之拘縻傷陛下兄弟之愛太祖太宗百戰得天下一童貫危之此而不殺臣恐太祖太宗含怒於上天未已也臣切願陛下奮乾剛發睿斷即貫之敗所檻致京師召百官陳九師誅於觀闕之下醢奔其軀以賜戰士函其首以遺女真戰士受醢必踴躍以增氣女真發函必聳惕而畏威契丹之怨稍紓即女真之師自退矣苟或不然則垂盡老奴將死牖下陛下受侮四夷貽譏萬世無以慰祖宗之神靈則女真之兵恐未殄也臣不勝激切之至取進止第八章臣聞人君以至尊統於人民之上百官萬民仰

而承之率職戒懼不敢易紀律者禮以為之防也是以君人者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必謹其文物度數之別革制度衣服者為畔者有討無赦所以別嫌明微以正人心也伏望陛下斷自淵衷大正典刑天下幸甚取進止奉聖旨誅訖告諭中外

粘罕陷平定軍

粘罕既陷太原府汾晉諸州乃東攻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之死傷萬人竟不拔乃攻平定軍欲掘井陘也且往攻之喪士三千人又與韓雍不兵合攻之亦喪萬人而拔之

措置守禦京師置四道總管以李回為太尉大河守禦使范訥
河北宣撫使

朝廷以出師屢敗不能絕金人割地之請虜且長驅深入思
得長策以衛王室四道總管統天下兵分制諸路為京師衛
東道總管統京西東淮南之兵西道總管統京西河東之兵
南道總管統京西南路湖北之兵北道總管統河北之兵以
折彥質為宣撫判官以李回為太尉守禦使以脩粘罕改訥
為河北宣撫使以脩翰離不又以都水使者榮蕤陳求道監
丞許先之等同諸將帥以守要津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七

靖康中帙三十二

起靖康元年十月二日
甲申午盡十四日壬寅

二日甲午王雲至真定府見翰離不已圍真定引雲看攻城
三日乙未种師道除河北巡邊使未行再命河東宣撫使以疾
召還京師

是時師道已疾在鄭州疾篤昏塞復蘓部曲請留公曰念臨
軒之語忍不進即抵河陽疾甚朝廷聞之亟召還京師宣醫
不輟

五日丁酉夏人寇懷德軍通判杜翊世禦退之

三朝正史卷之五十七
一
初老春秋遺史曰夏人入寇奄至懷德軍城下通判杜翊世
力請知軍劉銓率衆死守運火牛發石機擗木泥毬擊之翊
世身自撫循士皆感激爭奮箭無虛發賊死傷萬計遂忽引
去翊世字元弼成都華陽人累官至朝議大夫

徽猷閣待制宣撫使司參謀官折彥質授龍圖閣直學士河北
河東路宣撫副使

六日戊戌邗刻有大流星東南流光數丈

韓離不陷真定府安撫使李邈死之兵馬都鈐轄劉頌力戰自
殺

初劉豁為安撫使以守真定既而除豁宣撫副使豁又辟真

定府路總管王淵鈐轄李質歸於宣司朝廷乃以樞密副承
旨李邈為真定府路安撫使邈優於吏職而拙於應變且新
至真定人心未附邈知金人心必攻真定乃發三四十奏告急
於朝廷請援皆不報倉卒之際金人圍城百姓之情不親故
金人不旬日而拔之邈被金人累諭邈不肯屈被殺

趙子砥燕雲錄曰知真定李邈城陷之日金人執見韓離不
使之跪曰本朝無此使之拜又云比肩難當使之飲曰我非
臣僕欲脅而從之韓離不止之曰其人高節不可屈致於是
與之伴食同飲韓離不南寇欲與偕行邈辭於是押至燕山
節要曰真定之陷也邈已抗節於窩里字故為窩里字執之

三才圖會卷之五十七
二
燕山偽相劉彥宗逼邈不從復逼邈剃頂髮邈亦不從彥宗逼之甚邈遂盡削髮為僧終不從彼之俗又且示其不仕彥宗恨之聞粘罕粘罕命彥宗殺之邈談笑赴市至死不改變史曰建炎於旌褒死事之臣贈邈節度使制曰朕思復艱難之業永懷將帥之臣禁暴安民雖未成衛社稷之效忘軀狗國庶幾得死封疆之臣又曰方虜師之入塞當孔道之雄藩邈無唇齒之依坐失金湯之固拘原方力裹革莫還不貽隴右之羞迄保睢陽之操

靖康小雅曰吉州防禦使真定府路兵馬鈐轄劉公諱頌靖康元年秋八月金人以三鎮不可得復兩道興師入寇翰離不之師十四日入塞以衆攻廣信軍保州不克遂越中山而攻真定帥臣觀察使李邈措置乖謬九月六日賊遂登城邈為賊所囚時公為都鈐轄以身率衆晝夜搏戰上城先是賊攻北壁公力拒之至是賊偽移攻東城邈復趣公往應之力攻兩日一夕潛移攻具還薄北城城中不知也黎明賊忽鼓衆憑堞而上城陷沒公猶率衆巷戰麾下稍亡去公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賊戮乎因策馬挺刃潰圍欲出而諸門皆為賊守矣遂之孫氏園山亭中解絛絕脰而死嗚呼古之命將未必皆武夫也馬援欲以馬革裹屍方謂能處死矣真定之亡罪在李邈公知忠孝之節故不憚殺身為人臣師

饋食者不至遂迤邐至門則寂無人有一老兵曰庶訪何不
去番人已入城矣御入獄告諸囚盡為去其徽纆即趨出御
易服竄西山和尚洞山寨結集兩河義兵各據寨柵屯聚自
保

李若水上言乞救河東河北

臣自深入金人亂兵中轉側千餘里回至關南凡歷府者二
歷軍者二歷縣者七歷鎮寨者四並無本朝人馬但見金人
列營數十官舍民廬悉皆焚毀餅罌牖戶之類無一全者唯
井陘百井壽陽榆次徐溝大谷等處僅有名存然已蕃漢雜
處祇應公皂皆曰力不能支脇令拜降男女老幼例被陵轍

日甚一日厄殘窮苦狀若幽陰間人每見臣知來議和口雖
不言意定赴翹徃以手加額吁嗟哽塞至于流涕又於山
下見有逃避之人連綿不絕聞各集散亡卒立寨柵以自衛
持弓刀以捍賊金人屢遣人多方招誘必被勒殺可見伏節
死義力拒腥羶之意臣竊唯河東河北兩路涵浸祖宗德澤
垂二百年昨因蔡京用事新政流毒民不聊生繼而童貫開
邊燕雲首禍搜膏血以事空虛丁壯疲於調發產業蕩於誅
求道路號呼血訴無所塗炭桎梏誰其救之陛下嗣位之初
力行仁政獨此兩路邊事未已今戎馬憑陵肆行政陷百姓
何知勢必脇從而在邑之民無遠巡向賊之意處山之衆有

激昂死難之心可謂不負朝廷矣哀斯民之無生服斯民之有義媿起顏面痛在肺肝望深軫聖衷哀痛之詔慰民於既往決擇之計拯民於將來上答天心下厭元之望
十日壬寅詣龍德宮上壽

先是上皇謂金人必再犯金闕請帝留京師治軍國事欲自往西京治兵宰相吳敏勸上言不可也上皇向在南方已有截留諸路兵之意今幸歸京師陛下問安視膳全孝道足矣豈可以軍旅之事累之乎至是天寧節詣龍德宮上壽上皇滿飲乃復斟一盃以勸上而大臣有躡上之足者上堅辭不敢飲而退上皇號哭入宮翌日置黃榜於龍德宮前捕闖謀

兩宮語言者賞錢三千貫白身補承信郎自是兩宮之情不通矣

婁宿陷汾州守臣張克戩死之

先一日婁宿使人來城下言知州以下可出城拜降無使人民受殺戮知州張克戩令人射賊云有死無降任爾攻城賊遂退歸云代州太原尚自為我攻城來日定為我城婁宿親提兵攻城自早至已其城遂失守臣張克戩既知城破不與賊俱生乃具朝服望闕號拜言臣非不為朝廷守城以張灝帶兵潛走城上無人致城陷沒臣知不能出見陛下唯以死答朝廷遂乃自縊

陶宣幹河東逢虜記曰靖康元年八月十二日余被宣撫司幹辦公事到單懷十三日參李宣撫十七日差往河東汾州觀河東察訪使兼制置軍馬張灝軍并斬統制官冀景并至汾州介休縣見制置軍馬王以寧喻李宣撫意令與威勝軍范世雄合為一軍八月二十八日至介休縣王制置凌晨已起發往威勝軍某即追路至五十里方見王制置具傳合軍之意王制置云介休縣闕錢糧六七萬煩公在此截糧錢數日某逐日自介休縣往義唐川截糧九月初一日起發宿孝義縣初二日至汾州才入城即見官軍枕籍於路者不可勝計問之皆起云是重傷人輕傷人疾患人重傷輕傷皆不

被給賞遷補患病皆無粥藥仍剋除附帶軍前拋棄糧食累日無食戰士每日支米二升半止得一升八合請米錢七十文銅鐵相半是時官中已不使鐵錢但以此充數耳或攢聚數日闕乏止支錢會子一紙錢會子止得三四百金九月霜寒諸軍衣賜至有赤露被堅執銳者余即語制置使張灝云戰士如是狼狽張無以對始灝軍汾州鄉兵正兵約七八萬解潛正軍威勝軍地名護甲鄉兵正兵約九萬先七月初一日張灝遣統制官折可求副統制張思正統領軍馬解圍太原凡七日軍行三十五里至地名郭柵營於中下四高迫窄之地中有溝澗探謀不審望不明大軍止為一營十一日早賊

兵至先擊左軍左軍稍勝又擊右軍右軍不勝突入中軍是時兩統制與應副錢糧向運廟三人帳中早膳政膳間賊騎突入流矢中向運諱死兩統制騎馬走後軍不見陣而潰八月初解潛護甲軍無探諜無卓望忽見賊幟潰於軍中元負器甲鎗又皆未釋縛軍中驚潰兵馬填塞坑谷不知其數拋棄金銀錢糧縑帛以數十萬計先一日護甲地震殷々如雷聲次日軍壞解潛僅免竄歸藍田宣撫司聞止解潛軍前自八月十四日張灝遣副統制張思正統軍馬由文水縣解圍太原張灝約張思正十五夜携具入軍中相見思正答云軍中無此禮灝十五夜携具入軍中相見啜茶列盃盤間軍中

虛驚喧亂張灝急索馬馳歸須臾軍走潰散復損千餘人矣十七日至文水統制官李安并其子忠信先登殺獲錢二三千人不暇取級城中見官軍至歡呼鼓舞皆以盃漿相餽既得文水張思正更不入城留其軍保守負功希賞遂徑趨太原未行間十八日賊兵清曉至人馬困乏所負器械皆未解縛恐我軍先動遂先鼓噪發喊三聲以恐我軍不動賊兵遂至始發一隊自西南來相繼不絕而至我軍走山之後絕壁我軍橫死者不知其數軍皆四走已在賊圍中賊說令降皆脫剝赤露然後敲死得免者十無三四使臣將佐百餘員金銀錢糧縑帛拋棄以十餘萬計後軍統制龔景不見敵先走

張灝軍一次陷郭柵一次陷文水所失七萬餘衆余被宣撫
司指揮往彼點勘軍馬止有八千餘人馬五百疋每賊至城
下杜門謹守不敢出戰賊兵恣行剽掠無有救者文水之舉
先約許孝烈軍剋日並進至日失期張灝軍有赤露被堅執
銳者有賣軍器者有鼓唱引去者有使臣妄冒占放者將佐
輩日事盃酒更無紀律汾晉一帶已失支梧余於張灝處呈
劄乞分擘軍馬於官道劄寨照應防護糧草重傷輕傷人連
行揀選犒賞如重傷不堪出戰人權發遣向裏將養免耗軍
食病患人安泊於空閑屋宇內差使臣點檢粥藥醫治病并
諸軍犒賞支俵三次皆不被受及詢之衆軍有云一次得絹

二尺半錢二百文一次不得有言俱不得者張灝云俱是統
制官並請去統制官支散不明余觀張灝軍種：狼狽欲函

馳還宣撫司具言之九月初四日早別張灝太守張克戰運

副李百宗欲行自後相送望東北賊騎塵頭稍大余不敢返

遣价傳語云東北有塵了且亟行遂加鞭至晚抵孝義縣民

云城西方且廝殺何故官人來此余亟馳入城遣价於城西

探統制官田秀并本縣尉果與賊戰各無勝負抵暮欲歸是

日汾州發遣重傷人千餘人於晉絳就醫養皆為賊所殺初

五日至初九日賊馬四散於村落中劫掠人莫敢出初十日

早張灝遣統制官李安并田秀至回牛嶺把截至孝義縣未

李百宗
欲行

散前方遣探未至，未後探至回牛嶺一帶無人馬可以行矣。知縣王藝云某賊累輩凡三次皆為賊騎攔截不可行。今輒欲附後乘如何。余云甚好。至申時余與田統制李統制王宰宅眷俱行百步後兩探騎至適義唐川有賊馬劄寨遂復回由西南趨溫泉縣宵行七十里五終曉至溫泉縣城中一空。初八日已為賊破殺者六百餘人。稚子拋棄於道死者亦數十輩。縣宰簿尉俱被執。諸官解悉狼籍籠篋書帙紙札散亂於廳堂間。余與田統制李統制於監務廳早飯，罷欲由汾西縣入趙城縣至汾西縣界三十里問路村人云官人不可從此行。番賊見執溫泉縣官員在一山頂飲酒。此去數里

李統制問番人多寡。村人對云約有三百餘。欲打汾西縣。余謂李統制云賢部有一千二百人八十餘騎。田統制下有一千四百餘人八十餘騎。共百六十餘騎。三千六百餘人軍聲亦不少。可以踐起塵頭。往趨汾西縣。縱未見敵。交戰亦足以救護虜掠。李以為然。云憇此少俟。田軍坐移時。田軍不至。余謂李曰。遣承局促之。凡遣三兩輩約一餉。間承局繼至。云塗中無田軍。問一行人云。有一項人馬已趨石州路去矣。余與李愕然相謂曰。制置司差田軍往回牛嶺把隘。更不相聞。白不稟制置司指揮趨石州。豈有是理。李云事既如此。日色已晚。四野無人。居止不若。速回數里。由隰州路行至平陽府出

頭即整軍起行自汾西縣至隰州一帶人戶驚移盡起存空
 屋余與李日食糞煮粟粥隨行人兵更無物食皆飲水足重
 不能行十四日絕早至隰州城外城上皆掛柵守禦太監監
 安國字伯康躬親開門出城相接余與李即入謁之問守禦
 次第云人兵止有三百餘騎人二千人糧有一月弓箭槍_鎗
 之類悉無却出城於行衙安下令諸軍飽食懋歇一日是日
 午未間忽報制置使張灝運副李伯宗由石州路今晚宿隰
 州余云二公何故忽來至申後運副李伯宗至余即謁之問
 所以李_普云初十日侵夜張制置并張統制聞破太原不相關
 白不令汾守知拽軍馬起行某即出來張制置幾中流矢一

已中張制置右伴使臣張即馳馬走云張制置欲往石州渡
 河過陝西某自來欲至絳州支撥錢斛是時張制置張統制
 拽軍馬行城中官吏居民婦女突門_關而出不知其數張守知
 遂差人捉縛居民婦女入城官吏居民悉竄婦女多為所覩
 執是夜西北赤色如血至二更方散李漕云赤色如是累日
 矣

粘罕留女真萬戶銀术守太原率兵下太行取孟州渡河入寇
 韓離不留女真副統韶合遼東漢軍萬戶韓慶和守真定率兵
 取黎陽渡河入寇

粘罕再攻威勝軍吳革回關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八

靖康中帙三十三

起靖康元年十月十七日巳酉盡十八日庚戌

十七日巳酉駕幸飛山營閱砲

遺史曰上出郊按砲而竿折拽砲人有死者上不悅賞賚有差因登城北壁而還是時金人在河東河北謀兩路侵入有砲五百餘座在郊外不收入城兵部則曰屬朝廷係樞密院合收樞密院則曰自有所屬耳軍器監提舉官內侍也方以罪去京城所則曰京城所掌守禦也未守禦何預於我哉或謂駕部當理會駕部則曰庫部何不收終不能津般入城既

賊人犯城下盡為攻城之用

靖康小錄曰十月二十日聞真定失守唐恪聶昌耿南仲猶且誣奏以謂真定通判獻城賊豈能破也又邀駕教砲七十座議者以謂萬乘之尊出教十七座砲縱砲之可以殺人能得幾人

粘罕再陷隆德府

是日粘罕至城下言要守臣出城議者是日通判李諤出城入粘罕寨見粘罕言我今提兵問罪趙皇去不攻你城但將犒軍酒食糧斛來我等城外過去諤乃奉聽是夜入城言於知府張有極言可與父老共議遂呼在城父老等言通判昨

日相見去言不攻打城壁只要設酒食等物阿否良久眾曰

若如此是拜降也如通判要與即與男女等只願守城遂不

出報次日早粘罕使人來問犒設食物眾官上城下人云

前日李大夫許我犒設昨日何故不送來父老等喧言罵詈

言這裏無犒設物諤止之又云不可但與他所許物無使攻

城萬一不虞悔之何及將官言公莫待反耶遂以反中諤而

粘罕攻城陷殺戮甚眾劫掠無遺知府張有極被俘

十八日庚戌范訥除檢校少保寧武軍節度使充河北河東路

宣撫使

門下推轂以行所以示倚成於閫外築壇而拜所以震聲望

於軍中屬嚴武服之共載修戎備之飭時謀元帥斯得異能
咨爾薦紳聽予誕告右金吾衛上將軍提舉亳州明道宮高
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九百戶寔封七百戶范訥莊毅而不
撓靜深而有謀識該事物之微學貫韜鈴之要慷慨自許早
蜚英於武科發聞惟休久積伐於顯位承樞機之密旨寄洮
隴之中權巧閑祠宮避寵環尹朕方軫疆陲之願頗深鞀鼓
之思對以無閑有言可績寄之撫綏非爾而誰是用還之旌
旄進律益川之重盛其車服視儀亞傳之崇於戲時方艱虞
民亦勤止兵選奕而不振惟紀律之宜明將厄愾而寡謀惟
節制之宜審非畫畧無以制勝非忠義無以感人隱如長城
寧武軍節度使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加食邑五百戶寔封
二百戶

金人陷麟州建寧寨知寨楊震被害

楊震宗閔之子也既冠從戎以斬馘功補三班差遣從討方
臘至台州黃巖縣又解台州之圍進官修武郎知麟州建寧
寨金人寇寨欲降震不從時寨兵精壯悉從折可求死於
交城之戰所餘老弱百數守志弗堅震奮勵守城金人急攻
閱旬日城中矢盡城陷震死之震之子名沂中方從征河朔
得免難次子居中執中亦被害

詔河北河東便宜行事

詔曰朕通好隣國屈已增幣無所不至凡以保守疆土全養生靈敵未退師攻陷城邑每聞邊報痛切朕心已令盡詔天下之兵矣凡爾州郡豈可嬰城自困坐待其斃今仰河北河東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州軍各得便宜行事合從連衡相為救援見便即動無拘一律其見任官能與鄉里豪傑率眾捍敵得守城邑大者寵以公爵次者授以節鉞或登用於朝廷世襲其地各體國奮然自効無使鄉里墳塋坐受殘破父母妻子生致離散朕祈於皇天告於宗廟北顧流涕明告此言忠臣義士莫不動心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京師士民讀詔書

往泣下真定府陷報致京師朝廷以新失太原又聞真定府之報上大憂之患將帥非人思得英豪之士以衛兩邊乃下哀痛之詔

詔河北河東清野

詔曰朕嗣有大統屬時艱難外侮憑陵元、被害於是捐棄金帛寶玉不可數計以救百姓於塗炭之中敵終退師痛自抑損斥去華靡日惟蔬食卑詞厚幣維修和好遺賂之使項背相望凡有所求悉從其欲哀幣冕車賂稱號之美猶無所愛凡以保守土地全活生靈而敵勢未已動起兵端必欲割我土地殘我人民覆我宗社使我百姓父母妻子悉被驅虜

財物積聚皆遭劫奪忠臣孝子自當體國念家各自為戰令
下之日應河北河東京畿便行清野保守城邑其有聚徒結
衆捍寇立功自節餼以下皆以充賞仍仰州縣預以名聞若
自能斬首獲級者皆倍軍功凡我赤子與其殘於敵人之手
流為異域之人孰若從危即安轉禍為福與言及此流涕無
從其餘諸路有忠義之人能率衆勤王或立功河北河東者
並依此推恩告示衆庶咸體朕意

臣僚乞催發諸路勤王之兵

臣僚上言竊以去年之冬金人入寇出我不意故河朔諸州
堅壁不戰天下諸州或不勤王陛下皆置而不問恕其倉猝

失措也今年自春夏以來皆知金人必復深入若天下諸州
或不勤王以致大河失守都城危急則事平之後當須行法
今者寇將逼河伏望睿斷行下樞密院疾速施行若事平有
功則當以次推賞古者侯伯之國州牧統之以夾輔王室有
急而後至則斬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
戮汝自古及今未有賞罰弗果而能使人赴難不避者惟陛
下聖察奉^聖旨依奏其勤王若敢後時當職官並以軍法從事
十八日庚戌詔求人材

詔曰修舉政事全藉人材人材之難所宜愛惜詎以一青遂
廢終身除係籍挾姦害政罪狀明白不可任使外餘皆隨才

收錄勿謂曾經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輩薦引遂皆棄逐廢事革心以應時用三省及臺諫官深體此意以示至公

粘罕等令楊天吉王芮持書問朝廷遺契丹梁王及余覲蠟書并元割三鎮

書曰大金骨廬讀你移賚勃極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同致書於口大宋皇帝闕下頃因啟釁以致連兵曲直所歸彼此自

見思得尋盟之計用申割地之言厥後事固稽留約復渝變况上皇之鑒未遠抑亡遼之戒在前既思再造之功可忽輕

忘之意將久保有成之信蓋早畫元議之疆曾自為辭管行制送今則反假士民之固圉更張軍勢以解圍茲事難圖昔

言安在廼者差蕭仲恭趙輪等賚書報復回日輒受間謀之

語陰傳締結之文敢蹈前非又在今日為定申過朝廷奉到

宣命據此釁惡更踰上皇抑就便差官問罪從長相度施行

今差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昭德軍節度使王芮充問罪使副前去若深悔前過請速令皇叔越王皇弟鄆王并太少宰

一員同詣行府賚書陳謝過咎仍據元割三府即行誠諭並令開門以待撫定苟不能此的示所圖謹白

先是麟府折可求獻言夏國之北有大遼天祚子梁王與林牙蕭太師統兵十萬出榜稱金人不道與南朝姦臣結約毀我宗社今聞南朝天子悔過遜位嗣君聖明如能合擊金人

立我宗社則前日敗盟之事當不論也吳敏以為然乃奏上
令致書梁王由河東入麟府遂為粘罕遊兵所得

宣和錄曰先是幹離不軍既還粘罕尚留隆德府詔遣路允
迪以和議書止粘罕聞幹離不大獲金帛屢遣使數輩求意

在求賂時勤王之師踵至大臣有輕敵意猥曰吾兵強盛如
此當與虜抗衡而滅之彼既領吾肅王等過河吾胡為不留

其使與之相當於是館其使者等逾月不遣有都管趙輪者
燕人狡獪悞不得歸乃詐以情告管伴邢侂曰金國有耶律

金吾者領契丹精銳甚眾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大國可結之
圖其二酋侂以聞朝廷大臣信之即以詔書授輪賜耶律納

衣領中仍賜輪等各帛千疋白金千兩輪還首獻其書於粘
罕粘罕大怒以輪書表聞其主具道南宋反復之狀得報云

深入攻討事無大小皆委元帥府從長措置施行

靖康要盟錄曰先是於四月因虜使蕭仲恭等還朝密賜耶

律太師書以黃絹寫之云大宋皇帝致書于左金吾耶律上
將軍右都監耶律太師昔我烈祖章聖皇帝與大遼結好于

澶淵御名信修睦百有餘年邊境晏安蒼生蒙福義同一家靡
有兵革戰鬪之事通和之久振古所無金人不道稱兵朔方

拘素靡天祚剪滅其國在於中國誓好之舊義當興師以拯顛
危而姦臣童貫等迷國擅命沮遏信使結納仇讐廟以金繒

分據燕土金匱之約藏在廟祧委棄弗遵人神恫怨致金人之強暴敢肆陸梁倣擾邊境達於都畿則惟此之故道君太上皇帝深悼前非因成內禪肆朕初即大位惟懷永圖念烈祖之遺德思大遼之舊好輟食興念無時敢忘凡前日大臣先誤國廟諱禍皆已竄逐思欲親仁善鄰以為兩國生靈無窮之福此志既定未有以達而使人蕭仲恭趙輪之來能道遼國與燕雲之遺民不忘耶律氏之德異假中國詔令擁立者哲衆望所屬且於國人無如金吾者適諧至意良用欣擇昔聞金吾前為遼國將兵數有大功謀立晉王寔為大遼宗社之計不幸事不克就避禍去國何使前之謀行晉王有國則

天祚安享榮養耶律氏不亡然於天祚不害其為忠而於耶律氏之計行至忠矣宗室注之英天人所相是宜繼有遼國克紹前休以慰遺民之思方今總兵於外且有西南詔討太師之助雲中留於尚書願忠佐之一德協心足以共成大事以中國之勢竭力擁衛何有不成謀事貴斷時不可失惟金吾圖之書不盡言已令蕭仲恭趙輪面道委曲天時蒸滯更冀保綏白

靖康遺錄曰先是韓黼不退師回燕山遣蕭慶來催前所許金帛詔三省同議所以待慶者衆議以蕃賊要盟城下請割河北而并寇河東自敗元約夷狄貪而無信不可復與金帛

請收其使者於是送蕭慶於都亭驛一小室中封其戶傳食以進凡數日徐處仁吳敏當國建議謂蕭慶本契丹人為金賊所滅不能無怨不如善遇之使歸與余覩謀共舉兵以破金賊上遣吳敏至駙慰勞蕭慶始令開戶慶見敏即慟哭投地敏令左右扶起以上意存問之謂之曰本朝皇帝以金人渝盟而來督金帛群臣不忍故謂請留大使於此皇帝以大使本契丹懿親奉使而來元非得已謂大使良苦遣敏奉候慶泣謝因陽罵云金人反覆無信義始與臣國約和取其金帛而竟滅之乃立異姓稱藩臣之國王契丹外孫也強見逼立其非本意每言天皇創業踰二百年一旦淪亡未嘗不泣今

大朝誠能賜以誓言約為兄弟如先朝南國故事願歸約國主舉兵相應上以報大朝之賜下以復國家之讐破金人必矣即大朝遲疑不決本朝孤弱惟其所制中原之難未有既也敏心喜以為誠然退奏慶言如此因請賜余覩書令慶賫去厚禮待之慶得書遂行始過河即宣言南朝有書令我約契丹共滅大金并書馳駙送至粘罕由是賊愈忿矣以工部侍郎王雲借尚書持書從王芮使于軍前

書曰姪大宋皇帝致于伯大金皇帝闕下謹遣使人往敷誠悃睿明兼照當蒙洞察往者信用童貫姦謀誤國遂致連兵頻年不解逮初嗣位即有悔悟之心頗聞聖情亦有和解之

意及皇子即君之至汴城自無力攻之事國相元帥之圖并
 州止守從初之約載惟信義寔不愆違乃出聖慈夙深告戒
 頃者姦臣一二近在廟堂但知宰輔之言所當聽順豈期離
 間之事輒敢肆行將使兩國之情義不通惟欣不接姦邪之
 罪若此竄斥之典何逃瑕垢盡除群情所快今茲修省已自
 篤於私誠亦冀寬明無或追於往咎願三鎮乃祖宗之地當
 務保持况大國有伯姪之親宜蒙宏恕願以賦租之入增為
 歲幣之常還守舊疆別為信誓如此則仁恩之厚何可彌忘
 盟誓之堅自應循守上符天道下順人心博易交通不之四
 方之貨耕耘自若遂安兩境之民緬想聖懷亦同至願不宣

謹白

又書

昨因告發知有絹書姦人詐偽何所不至若兩國通和貼然
 無事則無隙可乘姦人不利緣此廟造意在間諜頃者按治
 已正典刑諒惟聖明特加洞照遣王雲去面道其詳又王雲
 口陳雲等奉本朝皇帝口宣自今春大兵至城下荷大金皇
 帝許再結權盟皇子即君成此恩惠社稷再安生民休息但
 本朝大臣有懷姦之人致信義有虧今盡行竄逐專遣王雲
 陳謝有下項事令雲等告求皇子即君謂如三鎮有太宗皇
 帝行宮先後復在內及諸州民情愚迷頑愾若行征討百萬祖性命可憫欲以稅租折為銀絹三十萬代割三

生靈

鎮通舊來銀絹五十萬每年通計八十萬兼此日皇子即君
曾言下項禮數今惟大金皇帝開境數萬里撫有諸國欲以
皇帝車賂袞冕等為謝及令人附宰臣等奉表冊寶增上
尊號仍令三鎮之人遇大金皇帝生辰齋僧十萬人祝誕聖
壽王雲至真定翰離不大怒謂雲曰禮物復還若三十日之
間不即割地則提兵至闕下矣

遺史曰先是王雲奉使還時太原未陷金人亦頗厭兵遣雲
來只要三鎮稅限半月到燕山府仍要朝廷遣使命三人分
往三鎮告諭從初請則便可解兵仍不得爽約雲星夜奔馳
到京師入奏上大悅顧問大臣皆不肯許之雲與少宰吳敏

馳到京師入奏上大悅顧問大臣皆不肯許以雲與少宰吳
敏素不協以事黜責雲知唐州雲獨再三抗疏論列利害敏
百端沮之竟不遣至是敏已罷相王芮還朝廷遣雲偕行少
宰唐恪令翰林學士承旨吳玠作告議以懇三鎮之地其略
曰若恤鄰存好則洪恩再造提師再至則宗廟殞亡識者咸
哂其氣沮弱而言不祥 王芮之來也禮貌甚倨持其書於
御前曰陛下既不割三鎮之地又安忍復欲立契丹之後上
曰此乃姦人之所為也芮請必割三鎮要金幣車賂儀物及
加大金皇帝徽號上乃甲辭深明其故非朝廷之罪厚禮遣
芮還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九

靖康中帙三十四

起靖康元年十月二十四日丙辰盡二十九日辛酉

二十四日丙辰粘罕陷平陽府知府經略使林積仁都統制劉銳棄城走

宣和錄曰先是義勝軍四千人屯平陽其將劉嗣初領其眾聞粘罕已圍太原密遣人獻平陽圖于粘罕於正月十九日叛歸金人於是粘罕益熾粘罕既破太原乃進攻汾州且分兵以寇慈隰以北諸郡勢甚張汾州堅守以待救俄聞朝廷分河東為兩路其隆德府即為東路經畧平陽府即為西路

經畧各命守臣以援汾州十月初十日汾州失守守臣張克
戩死之當是時議者曰汾州之南回牛嶺者險峻如壁可以
控扼於是乃命將以守朝廷又遣劉銳統眾駐劄平陽以捍
北邊然國用之竭倉廩不足士之守回牛嶺者日給豌豆
升或陳麥而已士笑曰軍食如此而使我戰乎賊領銳師以
寇回牛嶺賊於山下仰望官兵曰彼若以矢石自上而下吾
曹病矣為之奈何未敢前進俄而官軍散去賊乃登馬十月
二十四日賊至平陽銳領兵遁去遂陷平陽官吏皆縋城而
出自後威勝隆德澤州皆失守矣

逢虜記曰十月十九日至平陽府三四十里見村落間牛畜

車乘居民婦女官員宅眷扶老攜幼號呼之聲蔽州而下問
所從來云賊破汾西縣并靈石縣趙城縣霍邑縣一帶驚移
人戶避寇至此是日晚到平陽府謁平陽府統制劉銳仲
武之子語余李宣撫被召种安撫河北巡邊种公至鄭州以
疾乞致仕相繼差折參謀名彦質字仲古遵正子也陞宣撫
判官權宣撫使事李宣撫未至諸帥及制置司統制官申發
邊機文字五六日無與决劉云雖被命差充制統並無人馬
汾州統制張思正人馬又不知所在止有今日統制官李安
人馬步人一千二百人馬八十餘疋汾州制置司差往回牛
嶺把隘又不屬管萬一賊馬出沒何以支梧余退師即謁太

守林學士名積仁字充美某謂林曰賊騎次第不久至殊不為備何也林云城上敵樓今春為背叛歸朝官劉嗣初耿守忠所焚無軍兵無糧食無器具何可守也某謂林曰此學士已不作守計林曰係殘破州郡寔不可守余云既如此可於南門差官堅守先遣出婦女老幼留壯人居城中以省糧食是時城中尚有七八分人寇不至則已萬一寇至旋作處置林令虞候請兩都監令開門放出婦女老幼留壯人十月初八日至宣撫司見折宣判具言九月初三日破太原有鄉兵自太原走至出孝義縣言城破日城中尚有萬餘人官員并宅眷軍人富民縑帛盡為張孝純焚了唯餘金銀張孝純與

其子被執軍民皆癯瘠委頓宅眷皆投濠河者不知其數途中又聞金人遣使講和某大不然之但以此相款要生姦計爾所過州縣皆相慶悉已弛備使司須行下令嚴作隄備仍申奏朝廷折宣判云某恰亦上心來又云某過州縣無軍馬無糧食無器械何可使之守也使司當契勘速攢那支撥應副軍前遇戰又不納級及教處有潰散軍兵哨聚作過如溫泉縣汾州回牛嶺一帶可速築堡寨以為籬落折公云公近日邊上來盡知仔細又將家所論甚好有數事欲再煩公出又曰近得旨令竭力保守平陽府并汾州一帶平陽府今為汾隰等路帥府隆德府今為威勝軍澤州等路帥府懷州至

管內安撫使司公事知平陽府林積仁不作守計都統制劉
銳是朝廷差來不用命可煩公往彼見林積仁語與朝廷今
日陞平陽為一路與一州事體不同萬一失之是失一帥府
堅不作守計何也汾州平陽分擘軍馬應守禦次第可與劉
銳商量施行劄子余前去平陽府廟當并照應汾州一帶余
納劄子申奏朝廷納級指揮賞格每納一級轉一資是時軍
前遇敵救獲更不納級候邊事息日一例轉資乞支撥軍器
於闕少州縣乞將統制官并戰士七日一次犒賞乞當募有
名募有武勇使臣并効勇守城依制置使司請給食錢乞給
旗二面付某招集潰散軍兵日募支給請受招集五百人減二年

磨勘乞差撥軍馬前去軍前應援使喚乞支降逐州縣少闕
錢糧得兩日行下指揮教內軍器更切見有州軍備那宣撫
司重行應副降賜庫造旗二面付某招集潰散軍兵武勇使
臣并効勇各計名募十員差撥人馬余十月初六日早辭晚
宿狼車即發牒遣介往隆德府請姚李二漕理會錢糧初九
日晚至澤州城外馬鋪安下初十日早謁直龍圖閣太守高
世由三日招集潰散軍兵一千三百餘人悉皆赤露癯瘠並
日下給券親自押赴平陽府都統制劉銳處交割十月十七
日至平陽府首謁經畧安撫使林積仁具以折公之語白之
林云城決不可守也余云今日事體不同太原已失陞此為

帥府屏捍一路當極力保守以御前近降處分甚是丁寧今
漕司與宣撫司亦自極力應副賊馬未至自家已不作守計
何也是時城中有四五分人余再三白之林云甚好來日與
都監到城上一觀余即謁劉都統麾下若干兵馬某近離宣
撫司見 宣撫言驟發軍馬來劉云并張思正軍馬共有萬
人差使處已自不少十八日登城：周圍二十四里敵樓戰
棚一百五十餘座經耿守忠劉嗣初焚蕪之後更不曾修廟
壇有五百餘領但可以掛搭四門敵樓以百步法守之守城
二十四里合用三萬人城中止有軍兵三四千人余問兩都
監敵樓戰棚雖經焚燒至今九个月因何不修廟諱兩都監

答云少匠人缺材植余又問何不優直雇召百姓匠人某昨
來行趙城霍邑道中瀕汾河見官中牌筏拋失於水次者自
不少何不取用兩都監又云般運費力余云今若取於趙城
霍邑事無及矣城中樹木逐急盡伐以用如有不足拆係官
空屋舍并民居空屋內民居空屋後來官中修還并牒施行
都監又云見官科撥行下諸縣應付至今諸縣不為着緊余
對云待牒府取會弛慢縣官職位申宣撫司至二十三日申
後謁都統制劉銳云適得回牛嶺關報賊馬犯回牛嶺余云
都統莫須遣援兵否劉云統制司見管軍馬一萬餘人遣四千
軍五百疋馬往回牛嶺把隘二千軍往隰州見存者四千軍

五百疋馬冠至豈不要接戰守城適又得府州知州折可求書來求援兵書辭懇切要郝仲連提兵二三千救援府州已破豐州并二寨探報得欲來攻府州極是危急劉云此處軍馬見患少郝仲連自是宣撫司差充平陽府路副統制本司不敢差項申稟宣撫司余云都統更宜^及方擘畫措置事不可緩退謁林經畧林云今日偶得進奏官報某落職與遠小處監當某已是罪人只今交割便行某云經畧更承受得何處文字若止是進奏報未得朝廷劄子豈可便交割離任且更細審之方當邊事之際但恐擅離任朝廷怪訝愈不便林云恰得聞報賊馬擊散回牛嶺把隘人報昨夜已到趙城縣次

第已過趙城縣余對云昨晚謁劉統制方聞賊馬在回牛嶺今晚到趙城其行甚速余顧林經畧使令輩問此去回牛嶺近遠云一百九十里某少頃拜別經畧且行林云却往甚處某云事已畢且歸司余退略歸早飯欲別林經畧餞畢至使衙即見林公戎裝索馬張蓋余至即請問經畧出否云不出適又有聞報賊馬離此三十五里余云劉統制知否莫須遣兵把截掩擊不可使向邇林云恰報劉統制行兵出城復又入城不知如何已遣人傳語問矣公行得否余云即今便行遂退才出府衙趨南門遣隨行人於城北催行李同出城約兩茶間見市肆往來人云賊馬已到城下斯須余親隨任忠

押行李至云不可出矣賊馬已至北城下有一人携一卷文字立濠根叫云打話余謂任忠曰汝可管押行李且於礮務尋一安下處我自登城看至城已有三四百騎後面塵頭不絕相繼而來至酉時約有萬騎立濠根携文字人云大王交我招安你城中官吏軍民有文字在此將索來鈎上城去問你憊若降也不降你憊若不降時大王領人馬從絳州掩你憊下來看你走那裏去城上人皆不答又問如何不做聲今都來攻打你城也日已晚且去也更與你憊一夜商量來日佳地時候城破也賊馬遂退離城東北四里劉寨余語劉統制云賊馬既至請都統速差官分擘地分催軍民守城軍民兵

稍有上城者百姓并本府官吏盡不上城余語劉統制云若林經畧不上城何以率官吏軍兵劉統制云遣人請不見余云待某自去請躍馬至府衙中悄然問林經畧所在云已登城即至城又不見到城西問來往軍民曾見林經畧否云着白布衣恰自此擦城下去矣見兩都監一監務余語之曰三公不要走可同共守城余即下城於街巷親率百姓上城家至戶到呼名非老即小或婦女輩壯者悉皆逃避矣盡率軍民止守禦得東城兩壁餘兩壁無人守禦雖有登城者亦皆乘間擦城逃避斬十數輩不能禦過至侵夜兩壁守城人擦城逃避十去三四至四更巡城去之殆盡余守南門至五更

忽隨行人報統制官西門出余至西門統制官已出至二十
五日五更余亦遂出行十五里聞賊兵發鼓掩殺我軍行二
十五里天曉賊騎追趕驚移逃避人戶稍載車乘并頭畜四
百餘道間居民婦女扶老携幼或相雜棄號呼之聲所不忍
聞是日城中居民以官吏皆走以城降

二十六日戊午侍御史胡舜陟上言乞救援中山

胡舜陟言伏見陳

廟諱

蠟書其詞哀切首陳真定城破屠戮生

靈不知幾萬虜擄高城難愈追退臣讀之流涕痛切難歎朝廷

何忍其如此未嘗遣一兵一馬為援也李邕三四十狀奏陳
略不見報朝廷豈不惜土地而愛人民但以與虜講和不敢

動兵一何失計之甚也臣請為陛下言之古者列國交兵使
在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是以息民而貴和今虜遣使
來而我使亦往彼此按兵不動乃所謂和也然虜人用兵不
已今日陷一城明日陷一邑尋侵而南有并吞席卷之志時
遣一使邀求寶貨詭辭為順使不為備我之使往脅之以威
不得吐一語但以虜人甘言奏聞而朝廷不察其情偽便謂
和議以定宣撫司見講和如此亦不遣兵救援真定以至於
亡陳廟諱所以言彼受和議之使留置寨中而任意攻取無人
救解彼何計之得而我何計之失也今虜悉力中山城下朝
夕必攻城矣若朝廷又以講和之故不令宣撫司應援必失

中山失中山則河北諸郡不攻而自下矣河北下則京師不可都而宗廟社稷危矣陛下何不以宗社為心乎廟又言彼既攻城殺人放火而我師援之理不為曲朝廷若任諸鎮之存亡不顧復恤則更無可論若欲保全伏乞速賜指揮宣撫司火急遣兵前來廟之言如此可謂切矣陛下若聽大臣之論謂既講和不復應援則非為宗社忠計第恐土地人心必兩失夫之若大臣謂今日無兵何以為援臣以為河北之民皆兵也使諸郡縣傾廩庫與民共之朝廷以好爵縻之何患人不為用但係措置何如耳廟乞宣撫司兵自深冀來祁會合馬忠兵宣撫兵擊其東中山兵為內應則轉禍為福易取成功

其言亦似有理伏望陛下詔三省樞密院日下詳酌施行絳州軍亂守臣官吏散走

河東逢虜記曰十月二十八日絳州被潰散軍兵并本州軍兵放火自亂太守朝散大夫李弼傳并官吏軍民散走獨存市易務官吏秉義自操鎗刀殺獲數人十遂稍定是時絳州衙兵為太守抬轎既行出城各捨轎而去復入城中攘奪金銀李守遂步行至高樂絳州倉庫有漕司金銀纈帛糧斛約三百萬河東漕司歲計盡在此向童貫平貨場匹帛兩綱共六十萬皆被奪去

遺史曰是日軍亂守臣李元孺通判徐昌言棄城走軍民劫

軍資庫蓋四川一百八綱盡在絳州下邳然後河東州軍轉請人知富饒致攘取帑藏為之一空

二十八日庚申黃錫除給事中由海道使金國先次以禮物等往因議和

粘罕至澤州城下

二十九日辛酉侍郎御史胡舜陟上言政事未得其正宜反正之

胡舜陟上言春秋傳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老氏亦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國家自熙豐間王韶建開邊之說王安石主其議遣將用兵無歲無之瀘南廣南

勤師遠伐至崇寧以來尤甚西開青唐以及夏國南築谿洞以及丹州西南則建祺祥等州皆不毛之地而驅赤子蹈鋒鏑死者不計其數生者竭其膏血凡五十餘年而又王黼童貫合謀以敗契丹百年之好約金人以墟其國是以上帝震怒禍我國家金寇猖獗長驅中原豈非所謂弗戢自焚其事好還乎陛下踐祚適丁斯時宵旰之勞未見微効蓋天怒未解人力豈能勝哉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臣觀今日祖宗寬大之政泯滅而未舉王安石刻急之法為害而未除法度未得其正也士大夫之欺罔誕謾驕奢貪鄙曾不少悛風俗未得其正也事未見功賞已驟至及其敗事罰不加焉賞罰未

得其正也閹官近習猶執事權頡頏恣睢無所忌憚任用不得其正也昔之叨冒恩寵者未加鏘削懷才抱器者陸沉州縣爵祿未得其正也昔之僥倖富貴者一毫不取火耕水耨者困於重斂賦斂未得其正也教者不改豈所謂正厥事乎伏望明詔三省凡是數者悉反正之庶幾震怒一解妖氣自消詔令三省照應施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六十

靖康中帙三十五

起靖康元年十月二十九日辛酉盡其日

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事种師道卒

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至懷州遇疾奏利害於朝曰金人頃邀金幣安然北去今若復來是必集諸國大舉鋒銳不可當臣前計不聽青滄衛滑既不宿兵無藩籬之助欲乞大駕幸長安以避其鋒至於守禦攻戰責在將帥戰鬪之事非萬乘所宜任也詔師道赴闕計事還都而卒
靖康小雅曰公諱師道隱君之後其先世衡諤皆為名將

公復能世其家威著西夏燕山之役公為都統制論與童貫不合節制復不從公出既失律以劉延慶代之二太子之寇也公自陝右同弟師中姚平仲等提河隴勁卒赴難京師遂除同知樞密院時二太子攻封丘門公建議乞優以金帛官爵募拳勇之士乘城縱胡人登城俯及女牆即執而殺之且令城中發喊不輟縱火誘胡人使登不信宿可盡戮之白時中李邦彥吳敏李綱皆不聽既而勤王之師大集公欲簡科分為三等上等出戰餘皆守城先立厚賞之格以示之選將分總距賊寨二三里環營守之總絕其剽掠使其乏絕趣姚古以所領西師會河朔將兵選精銳五萬人自河陽駐滑州

進屯賊營之後剋日併力攻之此必勝之策也時李綱方遣姚平仲劫寨又不用公言倘欲城下決戰則渡河之後會諸道擊之又不聽平仲敗績公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意不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此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邦彥等畏懦又不果用賊既退除公宣撫司屯滑州既而又命移屯河陽時公年七十餘老病憊甚自力上道遂薨於途嗚呼公之料敵制勝審矣當時將帥無出其右者邦彥庸繆故不足道而李綱號為喜功名者復不聽公策此為可恨然公之未亡天下猶倚為重既復謝世孰不嗟惜嗚呼此亦天也詩曰壯哉此翁謀深

氣勁終始一節佑我三聖百戰之餘所料必勝提師入援賊
警威令疊畫良籌衆莫之聽割地增幣醜虜益橫萬里長城
恃為藩屏倏嗟不祿亂何有定旌旗無先兵民淒哽餘烈昭
昭方來獨盛

封氏記年曰种師道薨後猶子湘知叙州以伯父師道自來
勞績奏上乞加褒恤中書門下省吏部狀準司封關紹興五
年六月三日勅中書門下省尚書送^書到故太尉同知樞密院
事開府儀同三司种師道親姪閣門宣贊舍人新差權發遣
叙州軍州事种相狀亡伯師道出入五朝四更文武忠諒顯
著見於勲業任提舉常平日因上言免役等事入元祐黨籍

伏念伯師道元係太尉見任樞臣薨背日蒙恩止依散節度
使劉昌祚等例贈開封儀同三司今伯師道在位別無子孫
其告教等屢經兵火並皆亡失無緣詳具今略具大節并遺
表錄白在前欲乞依元祐宰臣呂大防近例候行下太常寺
定謚其贈官更望朝廷詳酌施行伏候指揮三省樞密院同
奉聖旨种師道特贈少保仍令太常寺定謚今來太常寺擬
謚曰忠憲謹按謚法曰慮國亡家曰忠文武可法曰憲勘會
本官係特恩贈謚依指揮合命詞給告伏乞朝廷詳酌指揮
施行伏候指揮六月二十一日奉聖旨依太常所申司封供
到勘會种師道生前封邑昨緣渡江散失案牘無憑契勘外

尋將渡江後應管簿書檢照得無种師道封邑除下已种相
取索候列別具狀供申施行奉勅旨古者死而無諡至於周
有考行易名付之公論褒貶予奪莫之敢私百世傳焉垂勸
天下故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事贈少保种師道
世載韜畧性服仁義早親有道以自修飭言行無玷出處可
觀論新法之害民遂坐黨籍言北伐之誤國黜使退休女真
内侵起受師柄昌言擊討國勢所憑和議奪之至於禍敗驅
馳出入以沒元身天下盡傷九原難作夫心篤國家之念可
謂忠材兼文武之資是宜為憲使爾不朽名言在茲精爽未
淪尚歆嘉寵可謚曰忠憲

告詞云材弗究於當時名愈高於後世自古賢哲遺恨常多
朕方聽輦鼓而增思悼爪牙之先奪肆加褒恤載揚芬芳故
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事贈開府儀同三司种師
道文武具宜忠孝無爽昔在燕山之役每忤權臣至於靖康
之初首陳善計謀既沮於和議功莫遂乎戰多歆恨而終昌
言猶在贈典未及人情鬱然因猶子之控陳升亞保而作寵
夫誦詩見方虎之烈拊髀聞顏收之風夢想音容撫嗟何已
息章所及其尚知歆可特贈少保餘如故

折彥質撰公行狀曰公諱師道字彛叔其先河南人曾叔祖
放隱君者退居長安豹林谷子孫因家焉曾祖昭行贈太保

曾祖母徐氏贈廣平罷夫人祖世衡贈太傅祖母劉氏贈晉
寧郡夫人父記贈太師母尹氏贈永國夫人以伯父開府儀
同三司諤郊祀恩補三公班奉職從破西夏米脂城遷右殿
直用試換法入左選任城州寧州鎮洮軍推官開府公既指
館幕屬徐勳輒用印作奏薦士詔御史問狀勳即引朴為證
朴開府公之子也公馳至京師上書訴狀斬然在哀經之中豈
復與聞他事倘不獲免焉似為夏人報怨耳神宗皇帝即日
赦出之陝西轉運使王欽臣聞而義之辟以為屬罷為熙州
推官帥司以並邊諸事無急於糴買糧草者遂以委公盡除
攬宿弊俾商賈不病而價亦平事如期辦使取其法下諸郡

會同谷縣有猾吏訟田逮繫九七十人再期不決乃檄公權
縣事公至取案牘閱之窮日之力不可徧然所訟止於母
與兄也公遽置之引吏問曰母兄法當訟也耶再期以擾鄉
里亦足矣吏服罪閔境快之由是二十八保各繪一像而祀
焉改右宣義即知邠州平縣哲宗皇帝方任章榘經理西事
辟充涇原路經畧司主管攬宜文字其後城沒烟峽秋葦川
南年會鹹泊口獲六路統軍鬼名阿理西壽監軍昧勤都道
百官入賀於紫宸殿獻俘于宣德門奏功於裕陵西夏相繼
請罪納款訖紹聖無復風塵之警公贊畫之力為多累遷朝
散郎通判原州事召對稱旨特遷朝奉大夫秦鳳等路提舉

常平徽宗皇帝用韓忠彥為相以役法差募孰便討於諸路而公所陳忤曾布蔡京換莊宅使知德順軍言者論公抵誣先政復換朝奉大夫放罷隸名姦黨坐廢幾十年始除主管華州西嶽未幾復換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涇原路兵馬都鈐轄知懷德軍兼管內安撫使政和元年夏國議畫疆界使人焦彥堅以故地為請累數百言公徐荅曰凡居故地則漢唐以來皆是也君之疆土亦蹙矣遽起謝曰唯公命已私事於公曰自公守境國人受不擾之賜恨不獲仲子姪之禮於下執事也詔乘驛赴關上顧問邊事公曰無為可勝來則應之毋妄動以生事此其大畧也朝廷方欲圖功於遠陞右武大

夫俾還任力請奉祠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二年再詔赴關內侍童貫浸用事矣欲以諸路近裏弓箭手往寔新邊所招而為新邊之數以快上意上質於公公曰臣恐屢遠之功未立而近擾之患先及也上嘉其忠直特賜對衣金帶除秦鳳路提舉弓箭手是時五路皆置提舉官入謝上謂公曰唯卿朕所親擢也貫病之復除宮祠然賚予甚渥仍宣諭勿辭留為鄉里之費四年除涇原路兵馬都鈐轄知西安州兼管內安撫使五年築威州飛泉兩寨夏人侵定邊軍築佛口谷為城名洪夏軍六年以本路之兵初臨城渴甚公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得水滿谷至今夏人稱之以為神

遷左武大夫康州防禦使上益知公為可任矣遂除神龍衛
 四廂都指揮使洺州防禦使涇原路安撫使知渭州八年詔
 節制諸路兵往城葺葺葺葺方授工而夏人至至據胡蘆河堅破
 老我師公陳于河澗若將決戰者潛遣偏將曲克趙并徑出
 橫嶺俾謀者驟言漢兵至矣賊方疑顧而楊可武潛出其後
 姚平仲率精騎眾擊之賊大潰斬首五千獲橐駝牛馬萬計
 符印數萬魁首阿山比精僅以身免城成而還上以夏國築
 城底河為成德軍頗為邊患前去王師屢出無功詔公率陝
 西河東七路之師期以一月剋六月師薄城下分晝夜以攻
 虜守備甚至我師益怠偏裨有據胡床以督役者公斬之尸

於軍門令諸將曰今日城不下視此俄而城潰終八日矣上
 喜甚特遷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應道軍承宣使賜養
 優渥宣和元年以靖夏城失守降隴州防禦使二年童貫巡
 邊殿前劉延慶步軍劉仲武從行二劉班秩皆在公上及其
 謀帥也上以公為都統制二劉副之師出蕭關而夏人畏公
 威名棄永和割踏而遁兩城皆要衝也師及鳴沙無所見而
 還拜保靜軍節度使尋以衰病乞休養御筆批諭卿之私謀
 固云得計朕之注意殆將付誰六年被旨徑詣宣撫司議事
 時童貫蔡攸已駐軍於雄州俾公盡護諸將出境公曰今日
 之氣譬之盜入隣舍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且夫師出

無名事固不成發蹤之初宜有 所矣貫等曰君第行勉
旃謀之不臧不以歸也公請西州之兵素所服屬者知雄州
和詵在坐盛稱北人簞食壺漿歡迎王師久矣濟師何為貫
等又出御筆俾不得辭仍命詵為副公乃曰彼或旅拒王師
亦將討乎否也貫等曰直以文告況有成命要功而擅殺者
償死既過白溝北人驟及軍容甚整詎曰爾之涉吾境也何
故前軍多傷公夙戒人持一巨梃賴此不大潰貫等疾召軍
還登陴北望慨然而別遣辛企宗用勝捷兵往挫其鋒總接
即敗北人遂至城下使來請曰女真之畔本朝亦南朝之所
甚惡也捨此不圖而欲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

隣基他日之禍謂之得計可乎使不獲已而罷歲幣固所願
也或使歸其所疆亦云從也唯是救災恤隣古今通義望諒
察焉貫既無詞折之直麾令出公遽白宜許之為吾之計亦
何善於此不聽乃遣公見上然已密啟劾公略曰天資好殺
臨陣有與助賊為謀以沮聖意即有旨押赴樞密院問狀知
院事鄭居中以義勸公堅不從宰相王黼聞之滋怒責授
右衛將軍致仕復用劉延慶果敗績而貫等出金帛招散亡
以轉山迷道為名用欺上聽祖宗馭軍之法始壞矣七年叙
復憲州刺史知環州公之弟師中作守閔十有二年而後去
君未忘聞公之來甚愜私為之約犯公之杖者有罰公亦閉

閔清淨上下肅然尋復請歸詔還保靜軍節旄致仕八年女
真畔盟陝西漕臣王庶偶奏計在關下即見宰相請急召公
宰相猶疑之而和詵奏至亦言女真勢當長驅國家承平日
久無知名之將獨有起種師道為帥庶少寬朝廷之憂宰相
以示庶曰詵言及此豈非迫於公議乎乃遣使馳駟台公
而托以安危之意見於宸翰復除檢校少傅靜難軍節度使
京畿河北路制置使聽用便宜檄取兵食公聞命即發會姚
平仲當以騎兵二千步兵一千更戍燕山未行遂與之俱淵
聖皇帝即位又遣開封少尹田灝中使裴誼陸舜舉促公
比至西京而幹離不也於京城之北矣或曰賊勢重而我首

以輕兵犯之成敗可見也四方勤王之師遂將解體不若小
駐汜水以圖全勝公曰吾以數千之兵違回不進形見情誤
祇取敗焉賊孤軍深入日慮援兵之至今若徑去彼自莫測
第使一騎到城門則京師之氣自振何患於賊淵聖聞公至
詔門安上門遣尚書左丞李綱迎宰相李邦彥等請降詔敕
付師道金人和議已定敢言戰者族是夜與宰執同見上於
福寧殿上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公但曰女真不知兵使其
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善其歸乎上曰業已講好矣公
曰臣以軍旅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即除公檢校少傅
同知樞密院事兼安撫使公因雄州之役憂恚成疾勉強到

闕恩許免拜肩輿入朝家人掖陛殿仍隨免班明日虜使王
芮陞對稍如禮上顧笑曰彼為卿故也自虜人渡河諸門盡
閉市無薪菜公請啟西壁南壁聽出入如常時人情始安又
請緩給金幣禁遊騎不敢遠掠俟彼墮歸扼之於河眾可殲
也公素簡默執政見其所陳止此頗易之前日舉朝是和議
獨李綱非之上以其書生弗堅用也至是與公意合凡願有
為者皆奮袂縱吏上亦以賊為不足平也山西望族惟種與
姚而二家子弟每不相下師中時為秦鳳帥平仲之父古為
熙河帥皆以兵入援兵之次舍熙河當未至平仲恐功名之
會獨歸於種氏也心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戰有怨言達于上

公置司都城西驛而平仲駐兵於金明池因授密旨城外兵
馬緩急盡聽姚平仲節制而劫寨之策遂行上一日遣使者
五輩促公戰公附奏曰陛下先以議和又遣親王宰相為質
又敕言戰者族今戰勝負未可知也他日諸公必以臣為說
願詔執政大臣熟議可否乃與李邦彥李綱及知樞密院事
吳敏同對於福寧殿亦命姚平仲入邦彥等以為可擊無異
詞上問兵期公請過春分節是時相去七八日上以為緩公
平日未嘗拘日者之論蓋欲俟師中之至以付之耳平仲探
知其意急欲成功後數日兵用不利上曰朕誤於聽用非卿
之罪乃獨黜綱馬凡主和者稍復振都堂晚聚公曰勝敗

兵家之常正當再擊耳諸公斬之都人憤焉群譟於宣德門外網既復位而知公初未嘗被逐也乃已自是和戰之論擡攘衡決矣韓離不既歸即罷公為中太一宮使俾五日一到堂議事靖康軍息遷檢校少師少日復除同知樞密院事仍拜太尉鎮兆軍節度使充河北路宣諭使又改宣撫使駐軍濟州寔未嘗有兵也公請會山東陝西京畿之兵屯於青滄濟衛之役預為防秋之計諸公以金人重載初還豈易再來不足自擾費也既而种師中死於榆次姚古敗於盤陀朝廷始震促召公還上雖厚其恩禮而執政方欲擠李綱使去不復有用公之意公亦失愛弟力請退休遂罷宣撫使令三日

一到樞密院用李綱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尋以敗績被罪而太原亦相繼不守復遣公以樞臣巡邊蓋諸公親逐李綱有疑焉也公寔不可行強之使去駐于河陽金使王芮至自燕山倨甚公度知虜情必大舉入寇即疏請駕幸長安以避其鋒守禦戰鬪之事本非萬乘所宜任責在將帥可也朝廷以為怯復召還至不能入見上遣中使扶醫勞問無虛日是年十月二十九日薨於賜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六上臨奠哭之慟輟視朝五日賜衣衾棺槨龍腦麝臍以殮贈開府儀同三司今上即位再贈少保告詞略曰昔在燕山之役每忤權臣至於靖康之初首陳善計謀既沮於和議功莫遂於戰

多飲恨而終昌言猶在太常議謚忠憲以心篤國家之難材
兼文武之資也建炎元年六月十五日葬於萬年縣神禾原
公娶尹氏贈宜春郡夫人男浩迪功郎漢保義郎閭門祇候
皆已官而卒孫彥崧崇彥崧彥崇死於兵彥崧早天朝廷命
其姪滋奉公初名建中避建中靖國年號改師極徽宗又特
命名師道公色莊氣壯顧視有威寡言笑謹許可度量闊遠
接物誠至為族黨鄉里所推重開府公每以公輔期之識者
不以為過少從橫渠張載學多見前輩長者練達世務洞曉
古今故用之為州縣則吏畏民愛政皆可紀用之為監司則
百城聳畏而不敢犯法用之為將帥則朝廷尊長夷狄懾服

不用則退處田間雖畦丁耕叟皆其得懽心蓋所學非徒為
章句而所行不徇於流俗也晚年既登路天下之人想望
風采而公病已深矣重以朝廷無事幾二百年士夫無有略
知兵者聞公之謀且疑而公精神已衰又不能大振發之使
其退聽此有志之士所以歎息至今而不能已也天亦豈無
意哉靖康之冬粘罕斡離不薦犯宮闕二聖北狩百寮臣賊
而公從容躡下晚節昭著善乎始終然不懃遺一老俾壽而
康以中興於王室此其難謀也宣和八年冬彥質被召來自
西路與公相值於鞏過鄭乃聞朝廷許割三鎮之地繼而有
旨俾勤王之師未得逼近都城公得書歎曰吾曹奔馳而來

朝廷有訝其緩持援書者云命亟殺之明日過板橋去京城
終數里而虜人方知其夜令姚平仲屯於金明池岸聚馬公
曰蕞爾之兵置於空曠之地必為敵所窺矣此兵家之用巧
不得不尔其後獲謀者虜人亦稱其智焉姚平仲敗士民洵
洵見公顏色晏然若無事者乃定頃年有客從公討賊而二
卒罷卧於道見而問之病既去復命戮之客以問公曰問
為誤也不戮則人相効用詐矣及其治民惟恐其傷童貫初
欲平陝西物價以低昂錢法帥臣徐處仁錢昂生異議貶民
間囂然為之罷市公遽下令議法未定姑用金銀準折由是
涇原一路獨不失所少日部使者以錢法通流約同剋奏乃

謝不可曰吾邦蓋不爾也郡門空虛至閱數月訟事至庭取
筆書牒尾有罪即答撻若訓子弟而無涉昔留禁者胥吏告
緩急事叢或俾軍典以主之築塞樂園於懷德之郊春秋從
賓客鳴鼓吹邦人携酒有羣坐擇勝童兒騎竹馬以壽使君
熙然不知其在窮邊極塞也平涼士民相與起生祠塑公
像而祀之及聞公薨作佛事薦酒食過期乃罷人虜初入都
城也求吳敏李綱劉韜折彥質與公既不可得乃取公之
姪承議即列見韓昉虜中要人也曰頃在雄州邂逅一
見樞密若用其言斷無今日之事燕山收復碑猶在詆訾為
甚今始知忠義矣君亦何罪留此時劉韜在旁屢數虜人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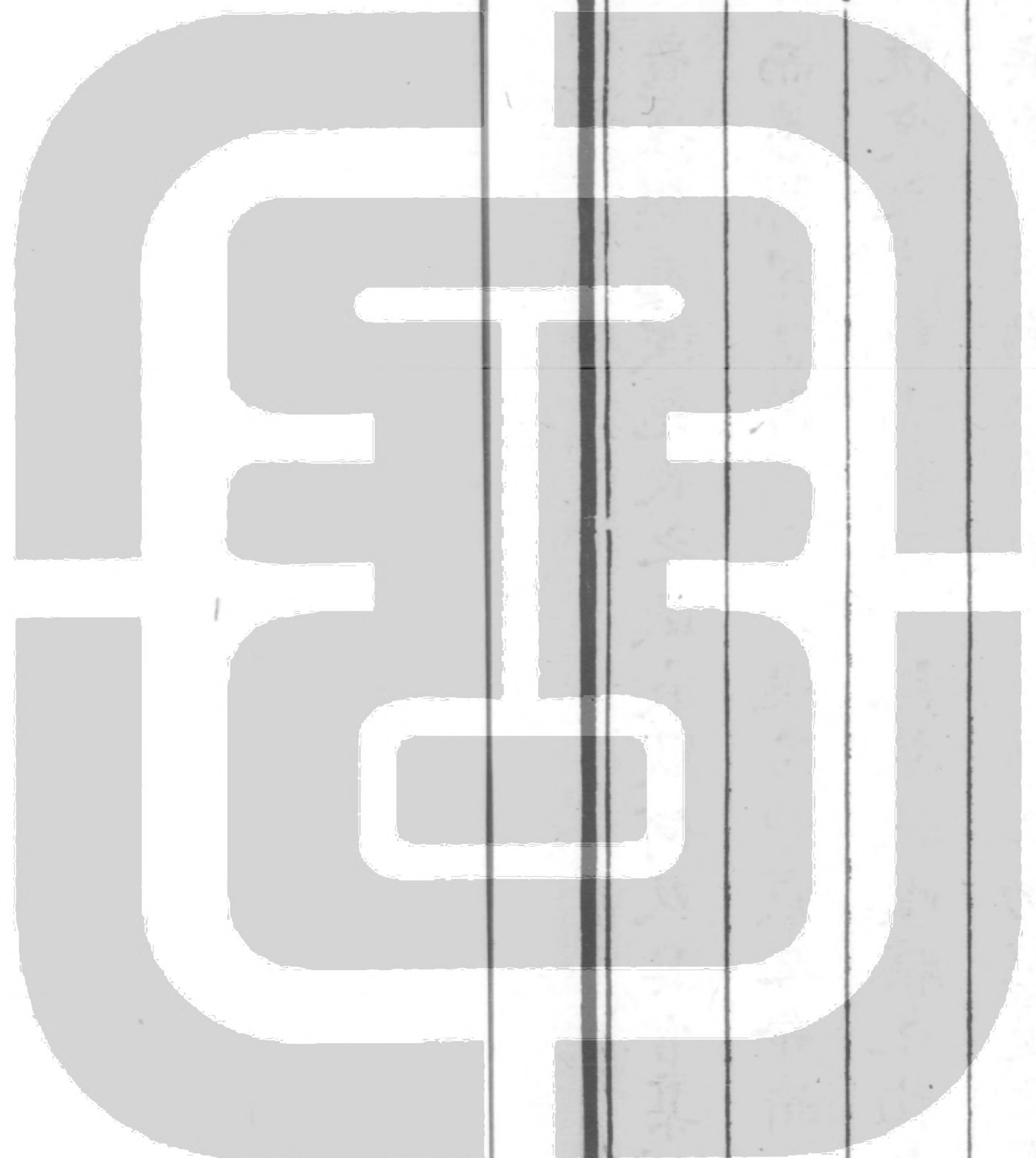
退列等始奉公樞出都三遇群盜皆列拜致奠而去與之金幣不受同行獲免者甚衆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於公見之矣顧何施而不可哉彥質嘗銘端孺之墓矣今復獲狀公行文字荒淺不足以起昆仲之盛德大節然神明臨之辭無愧焉者或庶幾爾從事於西州也凡所施為而先人寔同之其後彥質復佐公幕府識公最早得公行事最詳云謹狀

中舍書人孫覲行贈開府儀同三司告詞克國已老能固守前議遂訖先零之誅廉頗未衰卒廢於衆諗馴致長平之敗昏予宿將時乃世臣出授律於齋壇入參謀於帷幄安危之

意注想尤深死喪之威哀歎何及具官某剛明而克斷沉摯而善謀早籌辟國之勲進涉總戎之命折玉振之初議屢陳徙突之言釋婁欽而弗誅莫救噬臍之悔追還前職進貳本兵庶資厭難之奇自有折衝之効慙遺之歎遽驚一鑑之亡殄瘁之悲何愛百身之贖式章異教申勸遺忠錫盾琫戈畀元戎之十乘衮衣赤芻煥命服之九章終始無間哀榮斯極俯惟英爽歆此寵靈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六十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卷之二